



巍山东莲花村永济桥

当杨慎在云南永昌卫办设学堂，学堂传出稚嫩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时，文明的种子就已经在萌芽了。中华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包容性，而文化除了创造出文明之外，另一个功能就是归属感。相同的文化造就了相同的价值观，相同的价值观产生相同的归属感。

阮卫明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云南籍摄影师，脚印遍布了云南的山山水水、村村寨寨，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云南，以及世居云南的15个民族。他的镜头里，这种归属感真实而强烈，在他坚持在云南记录的20年里，虽不是沧海桑田，但也日新月异。民族团结融合，物质生活的丰富，让幸福在生活中散开，延续在他的镜头里。

彩云之南。

【文/钱堃 图/阮卫明】

Q: 你镜头里的云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？

A: 社会进程越来越快，记录成为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的一种责任。在20多年的拍摄中，我逐步从风光摄影转为人文纪实摄影，把追光逐影、风花雪月逐步变为人文纪录，把镜头对准云南和身边事。我拍过很多的云南村寨，那些木楞房茅草屋已经在新农村建设下蜕变成砖瓦房，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庞抑或早已不在人世，那一株株稚嫩的树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……但是，这一切都已经定格在我的影像里。这时候，摄影作品的获奖或不获奖已显得十分的苍白。

Q: 你记录了很多云南人的生活和生产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

A: 印象最深刻的是民族融合很快，简直可以说快到无法想象。记得20多年前的阿佤山翁嘎科，那时候边境一线到处都是原始森林，现在都变成了经济作物橡胶林，那时候的佤族茅草屋变成清一色的琉璃瓦房，那时候寨子里的佤族都穿自己做的民族服，几乎不会汉语，而今，他们穿的跟我们一样，文化、生活融合迅速。但有限的文产保护使得一些民族的东西变得不纯正，比如云南腾冲手工宣纸，天然的原材料，传统的手工，保存下来的就只是旅游“表演”，好在民间的传统手工抄纸在农闲时还有保留。



腾冲手工抄纸



布朗族山寨

木楞房茅草屋蜕变成砖瓦房，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庞抑或早已不在人世，那一株株稚嫩的树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。



阮卫明
纪实摄影师
中国民俗摄影协会 博学会士